

江湖女俠

梁



蓮花  
本館主人  
宋王懷  
寫蓮花

宋王懷



粵新登字 10 号

《梁羽生系列》

- |         |          |         |         |
|---------|----------|---------|---------|
| ① 龙虎斗京华 | ② 草莽龙蛇传  | ③ 白发魔女传 | ④ 塞外奇侠传 |
| ⑤ 七剑下天山 | ⑥ 江湖三女侠  | ⑦ 还剑奇情录 | ⑧ 萍踪侠影录 |
| ⑨ 散花女侠  | ⑩ 联剑风云录  | ⑪ 冰魄寒光剑 | ⑫ 冰川天女传 |
| ⑬ 云海玉弓缘 | ⑭ 侠骨丹心   | ⑮ 凤雷震九州 | ⑯ 冰河洗剑录 |
| ⑰ 女帝奇英传 | ⑱ 大唐游侠传  | ⑲ 龙凤宝钗录 | ⑳ 慧剑心魔  |
| ㉑ 飞凤潜龙  | ㉒ 狂侠天骄魔女 | ㉓ 鸣镝风云录 | ㉔ 广陵剑   |
| ㉕ 风云雷电  | ㉖ 瀚海雄风   | ㉗ 游剑江湖  | ㉘ 牧野流星  |
| ㉙ 独指惊雷  | ㉚ 绝塞传烽录  | ㉛ 剑网尘丝  | ㉜ 幻剑灵旗  |

本系列一九九二年十一月已全部付印至一九九三年五月全部出齐。

江 湖 三 女 侠

梁羽生 著

海天出版社(深圳)·天地图书公司(香港)联合出版

社址:广东省深圳市上步振兴路1号

香港湾仔皇后大道东109-115号

智群商业中心十三字楼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31.25 字数:660千

1993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0册

ISBN7-80542-577-9/1·114全三册定价:17.90元



冯广潮的一家

## 目次(上)

- 第一回 赠宝收徒 李生怜玉女  
飞头滴血 一剑探知交..... 1
- 第二回 血溅荒村 十年完旧约  
案牵大内 午夜出征骑..... 20
- 第三回 诡计多端 奸徒欺寡妇  
奇能各显 四侠斗双魔..... 34
- 第四回 风急天高 荒山腾剑气  
月明林下 一女傲凶顽..... 63
- 第五回 铁掌神弹 武师传绝技  
纵情使气 玉女肆娇嗔..... 76
- 第六回 慧果兰因 深心托毫素  
轻颦浅笑 何处不关情.....
- 第七回 酒市藏龙 采花传怪案  
渔舟蕴玉 破浪见仙踪.....
- 第八回 笑傲孤峰 单骑来闯席  
剑惊巨盗 一女显神通.....
- 第九回 相互追踪 海内寻豪士  
连环探案 大厦起烽情..... 159
- 第十回 戒律难持 嫖娼迷困惑  
笈文误释 童子弄权谋..... 178
- 第十一回 沥血呕心 名师遭毒害  
狼心辣手 巨室出枭雄..... 199

第十二回	语隐机锋 技惊四座	微词刺巡抚 大侠显神通	..... 218
第十三回	真个情痴 几疑梦幻	十年如一日 卅载困幽宫	..... 235
第十四回	梦幻尘缘 飘零蓬梗	深宫藏恨事 一剑上仙霞	..... 255
第十五回	论世谈词 寻幽探隐	微言晓大义 游侠露锋芒	..... 273
第十六回	较技索镖 解纷排难	当场显身手 一语释前嫌	..... 289

# 第一回 赠宝收徒 孪生怜玉女 飞头滴血 一剑探知交

剑胆琴心谁可语，江湖飘泊怜三女。

弹指数华年，华年梦似烟。

遥天寒日暮，寂寞空山路。

踏遍去来枝，孤鸿独自飞。

——自题《江湖三女侠》，调寄菩萨蛮

寂寞山村，黄菊路旁迎客至；

中秋将近，已凉天气未寒时。

在盘曲的山路上，一个年约五旬的汉子，手中拿着一根长长的烟杆，正在怡然自得的吸着旱烟。

山路两旁，杂花生树，那些野生的小黄菊尤其可爱。山风吹过，清香扑鼻。

但这个山路上的行人，却不是什么文人雅士，他是河南汝州的名武师邝琰。

他也不是为了游山而来，前面的村庄有他的儿女亲家。他的亲家姓冯名广潮，也是一位武师。冯广潮的儿子冯英奇娶了他的女儿邝练霞，去年生了一对孪生女儿，今天正是他这一对外孙女儿的周岁之喜，他是去喝“抓周”酒的。“抓周”是他们家乡的风俗，父母在孩子周岁之时，把亲友所送的礼物堆在孩子

面前,让他自己去“抓”,从孩子所抓的物事,可以观察他的喜爱,推断他的未来。

“人家都说我这两个外孙女儿是玉女下凡,阿霞这丫头的福气可真不小,王母娘娘的身边也只有一个玉女呢。嗯,今天我可得仔细看清楚她们的酒涡,别叫女儿笑话。”原来他这对外孙女儿,不但有如粉雕玉琢,逗人喜爱。而且生得一模一样,脸上也都有一个小酒涡。唯一的分别是姐姐的酒涡生在左边,妹妹的酒涡生在右边。

他正在满怀喜悦的想着他这对可爱的外孙女儿,山风吹来,忽地传来了好像是有人说话的声音。

“不会弄错吧?”

“不会。那孩子,我……”

好像是两个人对话,断断续续,听不清楚。邝珪凝神细听,又听到一句比较完整的说话:“他们的交情非比寻常”,但下面的话语又模糊不清了:“既然有……那人一定……”声音越来越小,终于听不见了。

这两个人已经走出村子,但邝珪居高临下,虽然看不清楚他们的面容,也还看得见他们的背影。村子里的人,邝珪全都熟识,这两个人显然是外来的陌生人。

邝珪疑心大起,暗自想道:“听他们的口气,好像是来这里打听什么事情似的,只不知是黑道的人物还是白道的公差?”

住在这个山村的都是普通百姓,唯一有点“特殊”的就只是他的亲家冯广潮了。冯广潮少年时候也曾行走江湖,但在三十二岁那年,就归隐故里,闭门谢客,课子授徒。他隐居故里,不知不觉亦已过了十年了。武林朋友问他为什么方当壮盛之年,便作山村隐士,他往往顾左右而言他,甚或只是笑而不答。

邝珪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这样早就“息影”田园，但他知道在这十年当中，冯广潮确实是绝迹江湖，甘于隐逸。他今年虽然才不过四十二岁，比邝珪的年纪还小六岁，但已像是个心如止水的老人了。去年他做了祖父之后，更加以含饴弄孙为乐，不问外间的事。

他还知道冯广潮从没参加任何反清的帮会，虽然他们对满洲的入主中华，压迫汉人，都是心中不满。但“大清”朝廷的根基早已稳固，（今年是康熙四十五年，距离满清入关已经六十三年了。）不满又有什么办法？多少义士遗民也只能吞声忍泪，伏身草莽，待隙伺机，何况他们只是寻常百姓。

此时那两个人已经是走得连影子都不见了，邝珪又再咀嚼他们那些零碎的话语，不停的想：“他们说的那个孩子是谁？听那人口气，似乎与那孩子相识，当然不会是指我那两个刚满周岁的外孙女儿吧？但广潮家里，可又没有别的孩子！”“他们的交情非比寻常，这句话中的‘他们’又是谁呢？和他们后来说的那个人又有没有关系呢？广潮的朋友我都知道，称得上和他有特别交情的恐怕只有我了。他的江湖上的朋友早已断绝往来，那还有谁？但‘那个人’总不至于是指我吧？”

他想来想去，仍是莫名其妙，最后想道：“这两个人谈论的事情说不定和我那亲家根本全无关系；也说不定他们根本就不是来查什么案的，都是我自作聪明的揣测！”“别管他们了，还是快点去看我那两个可爱的外孙女儿吧。见了广潮再说。”他抽了一袋旱烟，不知不觉，已是走到村前了。

冯家的把式场就在村边，邝珪远远望去，只见一个剑眉朗  
多。猿臂的少年，在空场中心，滴滴溜的疾转，忽而贴地翻  
。犀牛望月，忽而耸身张臂俨如健翻摩空。邝珪暗道：



“亲家常常夸奖他新收的徒弟质美好学，看来果似不错，只是这是那门子的功夫呀？”

冯广潮有两个徒弟，大徒弟王陵，三年前学满出师，在京中干镖行生意。在把式场中练武的少年，名叫唐晓澜，乃是他的二徒弟。这唐晓澜来历甚奇，连邝珪也不知他是何方人氏。有一天冯广潮突然带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年来拜见他，说是新收的徒弟，说话带关外口音，但眉清目秀，却又恂如处子。冯广潮从未到过关外，却如何会有个带关外口音的徒弟，邝珪百思不解，暗中也有问过亲家，冯广潮总不肯明说，而且言词之间似有隐忧。武林中虽属至亲，也不便探人隐秘，邝珪也就罢了。今日凑巧，碰着唐晓澜练武，邝珪细心观看，看了一阵，不禁大惊失色！

把式场中唐晓澜身法展开越转越急，场边的槐树簌簌作响，一片片的树叶飘落下来，邝珪细望却不见什么暗器，看他身法手法，又不是劈空掌之类的功夫，而且若是掌风所震，必然一落就是一堆树叶，现在却是一片跟着一片，轻轻飘下，就好像是被伶俐的姑娘巧手，摘下枝头。邝珪是武林中的行家，看出乃是梅花针之类极细小的暗器刺断叶梗，飘下来的。这一份吃惊，端的非同小可。梅花针之类的暗器，分量极轻，取准极难。而今唐晓澜能在三丈以外，打落树叶。腕力之强，目光之锐，在成名武师中也不多见，他拜师不过一年多，一年之内，他如何能练成如此功夫？而且邝珪也从未听过冯广潮会梅花针。

邝珪又再心想：“莫非他是带艺投师，然则他以前的师又是谁人，他既有这份功夫，又何必远来荒村，练冯家的把广潮武功虽然比我高明，在江湖上他还不能算是一流好手”

少年以前的师傅，必然比广潮高明得多。”

唐晓澜练了一阵，倏然止步，拔出一柄三尺多长的利剑，扬空一闪，纵横挥霍，左右劈刺，捷如猿猴，滑似狸猫，剑花错落，在朝阳下泛出闪电似的光芒，耀眼生缣。邝珪更是惊奇，心想冯广潮以六合大枪闻名，如何却教徒弟使剑？而且唐晓澜的剑法，迅捷绝伦，竟是自己生平仅见。能够教他这路剑法的人，不是一派宗师，也定是成名剑客。

邝珪越看越奇，正自出神，忽见唐晓澜把剑舞了一个圆圈，横在胸前，右手搭着剑身，躬腰说道：“弟子初初练剑，不成气候，贻笑方家，前辈可是来找家师的吗？”邝珪心中有气：“什么前辈不前辈，难道你这小子连我也不认得？”正想骂他，忽听得一声长啸，场中现出一人，三绺长须，纶巾羽扇，飘飘若仙，看来是个四十有余五十未到的儒生。身法之快，简直难以形容，邝珪竟不知他是何时来到，又是怎样跃进场心，就像从天而降，平地钻出似的。来客轻摇羽扇，笑咪咪的说道：“这路剑法，我已久矣乎未见有人使过了，你已有三成火候，不必谦虚，凭你现在的剑法，已足以在江湖上扬名立万了！来，来，我给你喂喂招！”羽扇一收，向唐晓澜招手道：“我不能用兵器和你过招，你来吧，看看你的追风剑法，能不能沾着我的衣裳！”

唐晓澜一阵迟疑，怪客又笑道：“你放心，令师绝不会责怪于你，十年前他初会这路剑道，就曾和我拆招练剑，咱们聚了十天才散。”

唐晓澜倏然变色，扬声说道：“邝老伯请代禀报家师，我在这里接这位老前辈几招。”青钢剑一翻阴把，“吓”的一声，反手刺出，怪客身形微晃，唐晓澜一剑刺空，刷地一个“怪蟒翻身”，身随势转，左手剑诀斜往上指，右手剑锋猛然一撩，刷地又是

一剑截斩怪客脉门，怪客双臂一抖，大声笑道：“快则快矣，准头尚差！”身子悬空，猛然往下一蹬，唐晓澜缩身一闪，剑往上撩，忽觉微风飒然，怪客足尖轻点他的肩头，竟然翻到他的背后去了。怪客这一脚若踏实，唐晓澜非骨碎肋折不可！唐晓澜吃惊不小，这怪客非但身法奇快，而且能发能收。而又不伤对方，这份功夫已是胜过他的师傅不知多少。

不说唐晓澜心里嘀咕，旁边的邝珪更是惊疑不已！他本来是要去通报冯广潮的，为了好奇，多看一阵，那料就在这片刻之间，双方已交换了好几个险招，那里还敢迟疑，急急往冯家跑去，背后只听得那怪客又在纵声笑道：“唔，这几手还不错，比刚才镇定得多了！”邝珪不暇回顾，一口气跑进冯家大门！

冯广潮正在庭院里闲坐吸烟，见邝珪气急败坏的跑来，不禁笑道：“亲家翁看你的外孙女来了，也不用跑得这样急呀！”邝珪把礼物一扔，拉着冯广潮便跑，说道：“亲家，你的徒弟在外面和人过招，你还不快去看看！”邝珪担心怪客乃是冯广潮的敌人，存心前来拆台，所以先打徒弟，然后引出师傅。

冯广潮一听，脚步加快，但仍是气定神闲，微笑说道：“什么人呀？晓澜这孩子三招两式，谅还可以抵挡得住。”

把式场就在门前百步之地，两亲家这么一跑，片刻就到。场中两人斗得正烈，忽听得嗤的一声，怪客反身跃出场心，手上拿着唐晓澜那柄长剑。唐晓澜双脚朝天，跌在地上。邝珪双脚点地，正想进去救人，冯广潮忽然一搭他的手臂，硬生生将他拉了回来，对着那人笑道：“我道是谁，原来是你！我这徒弟怎样，你跌他一跤就算给了见面礼了吗？哈！哈！”徒弟给人打倒，他竟一点也不动怒。

怪客纵声笑道：“十年不见，你教的徒弟也这样高明了！”

把长衫一撩，只见衫尾已被剑锋削去一幅。原来他见冯广潮来到，稍一分心，唐晓澜剑似追风，一下子便刺到下盘，他迫得回肘一撞，将唐晓澜撞跌，但长衫亦已给削掉一小片了。

冯广潮笑道：“谁叫你为老不尊，欺负小辈来了！”

怪客羽扇轻摇，笑着骂道：“亏你练了几十年把式！送你徒弟这份大礼，你做师傅的还不多谢，竟颠倒说我欺负他，叫这位行家听了，岂不笑甩牙齿！”

此时唐晓澜已从地上爬起，忽地跑到怪客面前，卜通跪下，行起了大礼来，口中说道：“多谢老前辈指点！”怪客将他拉起，说道：“你的剑法比我预料的要高明得多，我本来以为你不能沾着我的衣裳，料不到你居然能够把我新做的长衫都弄破了。”

冯广潮跃进场心，哈哈笑道：“难道我还不晓得你借喂招来指点小徒，你放心，你老弟家境虽贫，一件长衫还赔得起。来，来，你先见过我的亲家，小儿前年成婚了。咳，日子过得真快啊！”一招手，邝珪跟着进来，又是惊奇，又是惭愧。惊奇的是：从未听亲家说过有这样一位武艺高明的朋友，惭愧的是：自己竟然看不出他是藉着“喂招”去指点晓澜。

唐晓澜苦练追风剑法，不过一年，从未试过用以应敌，刚才实地拆招，怪客一面动手一面指出他的优劣所在，当真令他得益不少。他心悦诚服，站在师傅旁边，静听师傅的说话。

冯广潮拈须笑道：“徒儿，你师伯给你的见面礼可不轻呀，跌这一跤也还值得。亲家，这位客人的大名你一定听过，他就是无极剑的名宿钟万堂呀！”邝珪“啊呀”一声，说道：“原来是钟老师，怪不得这样厉害！”

钟万堂的师祖是明末清初的神医傅青主，所以他也颇通

医术。在江湖上药囊宝剑随身，也做过不少侠义之事，只是近十年来，也像冯广潮一样，突然销声匿迹。邝珪绝未想到这位名震江湖的剑客，会突然来到荒村，而且还是亲家的好友。

冯广潮一面走一面说道：“我知道你会来，可想不到你会来得这样早！”钟万堂道：“是呀，早了三天，十年前之约，你还记得很清楚！”冯广潮道：“再过三日便是中秋，这还不容易记？喂，你来得正好，我发还未白，可做了祖父了！今日正是我两个孙女儿的周岁，你也来看看她们‘抓周’吧！”钟万堂道：“你的儿子我都未见过，现在你连孙女也有了。冯老弟，你的福气倒真不错呀！比我这老头子好多了！”冯广潮笑道：“我做了祖父都未认老，你敢认老？”两老友说说笑笑，走向冯家。

冯广潮的儿子冯英奇行过拜见前辈的大礼之后，媳妇随后也抱着两个孙女出来，钟万堂只觉眼睛一亮！

这两个女婴粉雕玉琢，两对大眼睛四处滴溜溜的转，在母亲怀里牙牙学语，神气非常。而且相貌完全一样，笑时同笑，哭时同哭，竟像连心思也是一样的！钟万堂看得出神，赞道：“老弟呀，王母娘娘、观音菩萨都把她们座下的玉女送给你啦，还不把你乐死了！瞧：你笑得这个模样！”冯广潮止了笑道：“我是笑你为老不尊，嘻皮笑脸，像我孙女一样。”停了一停，又说道：“这两个女婴好是好极了，就是有一样不好！”邝练霞急忙问道：“公公，是哪一样不好？”冯广潮拈须笑道：“她们出生一年了，我还分辨不出那个是姐姐，那个是妹妹。喂，你跟我说说看，那个是瑛儿，那个是琳儿。”这对孪生女儿，大的取名冯瑛，小的取名冯琳。可是做祖父的分辨不出，平日只是“喂！喂！”的乱叫。

邝练霞笑道：“我平常也分辨不出来呢！除非逗她们笑了，

才分得出那个是姐姐，那个是妹妹。”冯广潮奇道：“嗯，有这么个讲究？她们的笑又有什么特别之处呢？”邝练霞一手抱着一个女儿，做了一个鬼脸，轻轻说道：“乖乖，笑给公公看！”逗了一阵，两个女娃果然咧嘴一笑，脸上都现出一个酒涡，邝练霞道：“公公，你看出来了没有？一个酒涡在左，一个酒涡在右。”两个小孩又笑了一笑，冯广潮细看，果然如此，乐得哈哈大笑。邝练霞道：“酒涡在左面的是姐姐，酒涡在右面的是妹妹，公公你可别记错了！”

旧友重逢，孙女周岁，冯广潮高兴非常，说说笑笑，到了午时，邝练霞准备停当，对公公说：“看瑛儿和琳儿‘抓周’去！”冯家没请别的亲友，但放在红布铺着的圆桌上的东西可还不少，有玩具、糖果，有胭脂、镜子，也有金锭银元。

钟万堂道：“好，我也放两样东西下去，孩子要是抓着，就送给她们作见面礼。”探手怀中取出一件金丝软甲，这件软甲原是无极剑当年的大宗师傅青主，从西藏喜马拉雅山中，猎得一头名叫金毛吼的怪兽，叫巧匠将它的毛杂以金丝编织成的，传了两代，传到钟万堂手上。团起来大仅盈握，穿在身上，作为软甲，可以抵御刀剑，当真名贵非常！冯广潮见他取出这件宝物，吃一惊道：“老哥，这如何使得？这是你们贵派的宝物呀！”钟万堂道：“你也太小觑我们无极派了。我们这派的传家宝是医药和剑术，可并不是这件软甲。这只是傅师祖当年游戏人间，偶然得到而已。”

冯广潮终觉不妥，尚待推辞，钟万堂第二件礼物又拿出来了，笑道：“这件礼物可没金丝软甲那样名贵，但也是我平生得意的玩艺。”这件礼物是一柄五寸长的小匕首，奇异的是：通体黑油油的，连锋刃也放着黑光。原来这是钟万堂的成名暗器，

“夺命神刀”。无极派前辈女侠、天山七剑之一的冒浣莲，当年随傅青主学技之时，所使的暗器名“夺命神砂”。有毒的一种，伤人之后，十二个时辰之内，若无解药，便毒发身亡。这门暗器传到了钟万堂时，觉得夺命神砂有优点也有缺点，优点是一撒就是一把，宜于以寡敌众，缺点是不能及远，敌人在三丈之外，便难打中。钟万堂喜欢强攻硬打，便将制炼神砂的毒药，拿来浸炼飞刀，这种飞刀，锋利之极，一经淬毒，见血封喉，端的十分厉害。冯广潮见他取出此物，默默不语，觉得这种暗器，太过狠毒，不适于给女孩儿家玩弄。但见钟万堂一团高兴，也就罢了。钟万堂将飞刀套入一个皮套中，笑道：“若是谁抓到了，我就教她这种暗器。”

各种物件都摆好之后，邝练霞抱着两个女儿，开始“抓周”。说也奇怪，两个孩子第一次抓的都是一把木剑，钟万堂笑道：“好呀，她们都想作女剑客，你身上的那点玩艺，恐怕要全传给她们。”这时孩子尚空着一手，邝练霞又绕桌走了一周，冯瑛伸出肥嫩的小手，一抓就抓起那件金丝软甲。冯广潮道：“好呀，你真识货！把人家的宝贝也抓去啦！”冯琳却睁着两只又圆又亮的大眼睛，黑水银似的眼珠滴溜溜的转，冯广潮觉得奇异，只见她随母亲在桌边又绕了一周，突然呀呀的叫了起来，邝练霞止步凝身，注视她的动作。只见她的小手缓缓的伸了下去，一到桌上，把桌上的物件两边乱扫，邝练霞骂道：“你这小家伙发什么脾气呀！”冯琳呀呀的叫了一阵，突然弯腰伸手，在圆桌中央把那柄有毒飞刀抓了起来！冯广潮皱眉头默不作声。钟万堂却拍手笑道：“好呀，她倒看上我的绝招了。老冯，她大了，你就送给我教她吧，我收她做女徒弟。”冯广潮强笑道：“那敢情好，只是我怕她大了是个刁蛮公主！”

“抓周”完后，两个老朋友又海阔天空，说了一阵，邝珪想听他们是怎样结识的，可是却总不见他们谈起。只听得钟万堂道：“前辈剑侠凌未风逝世之后，听说武当北支的老掌门桂仲明前年也去世了。而今中原的剑客，远不及老一辈的造诣了！”两人一阵慨叹，冯广潮更是神伤。黄昏时分，屋外犬声汪汪，继而狂吠乱叫，似乎是给什么怪异吓破了胆，邝珪道：“亲家，我出去给你看看是谁来了。”走出大门，只觉一股血腥味扑鼻而来，暮霭苍茫中，有一个瘦长汉子，短须如戟，手提一个革囊，正在大踏步走来！

邝珪打了一个寒噤，上前拦阻，问道：“干吗？找谁来的？”那汉子理也不理，双臂一震，邝珪只觉一股大力撞来，身不由己的直像腾云驾雾般的给抛回屋内，爬起来时，那人已大踏步的走入厅堂，冯广潮和钟万堂惊叫起来，刚说得一声：“周老师，你怎么了？”那人咕咚一声，倒在地上，嘶声叫道：“拿金创药和解毒散来！”一阵翻腾，晕了过去，邝珪惊得呆在那儿，做声不得。冯广潮叫道：“亲家，快，快，快关上大门！”邝珪知道事态严重，急忙把大门关上，只见钟万堂已把那人扶在炕上，解开衣服，替他检查伤处。邝珪这才注意到，那汉子面色焦黄，约莫有五十岁年纪，上身短靠紧衣染满淤血，血味腥臭，想是受了什么剧毒的暗器，迫不及待的赶来求医，因此无暇和自己打话，就逡行冲进来。

钟万堂解开了那汉子的紧衣，面色苍白。冯广潮颤声说道：“这是什么暗器？”邝珪凑上来看，只见那人的胸膛好像是给利爪抓伤，又好像是给匕首划伤一样，每道伤痕之间，距离都差不多，整整齐齐，排成两个半球形，就像一双巨大的魔手上下合罩，罩在他的胸膛上，但细数伤痕，却有十余条之多，显



见不是手指抓伤，而且人的指力，也绝不可能有这样厉害。正在此际，忽又听到冯英奇惊叫道：“爸爸，人头！”冯英奇少不更事，一时好奇，打开了怪客的革囊，两颗血肉模糊的人头皮球般的滚了出来，血腥气味，中人欲呕。冯广潮骂道：“你好不懂事，怎么好胡乱打开别人的东西！你知道他是谁！”忙把人头放回革囊。钟万堂仍在凝神替那怪客敷药，冯广潮道：“有得救么？”钟万堂道：“各家各派的暗器，我没有见过也听说过，只有这种暗器，不但见所未见，而且闻所未闻。淬炼暗器毒药，不是孔雀胆就是鹤顶红，恐怕很难救治。我只有用夺命神刀的解药一试，仗着周大侠深湛内功，或许还有一线生机。”

怪客给敷上药后，鼻端气息渐粗，只是人还未醒。冯广潮屈着一膝，恭恭敬敬的替他换了胸衣，揩干血迹，这才吁了口气，对冯英奇道：“孩子，你知道他是谁吗？他就是你的师祖！”邝珪奇道：“广潮，你的师傅六合枪徐大桩不是早就去世了吗？怎么又有一个师傅？”冯广潮苦笑道：“也许我称他做师傅有点僭越，我只是他的记名徒弟。英儿，你先跪下来磕三个头，师祖虽然昏迷，礼仪却不可废！”冯英奇如言磕头，唐晓澜也跪在一边低声啜泣，冯广潮抚他的头道：“好孩子，不枉周伯伯疼你，你倒真是性情中人。”邝珪听了，更加奇异，这个怪客，被钟万堂称为“大侠”，却是唐晓澜的“伯伯”。而且这个怪客看来不过五十左右，比冯广潮也大不了多少，却又是他的“师傅”。

冯英奇磕完三个响头，站了起来，冯广潮这才说道：“你的师祖名叫周青，是天山剑客凌未风的记名弟子！”邝珪吃了一惊，心想，怪不得如此厉害，重伤之后，随手一震，还能把我撞得发昏章廿一！

冯广潮又道：“康熙初年，凌未风被同门师兄楚昭南率众